

□ 12  
3326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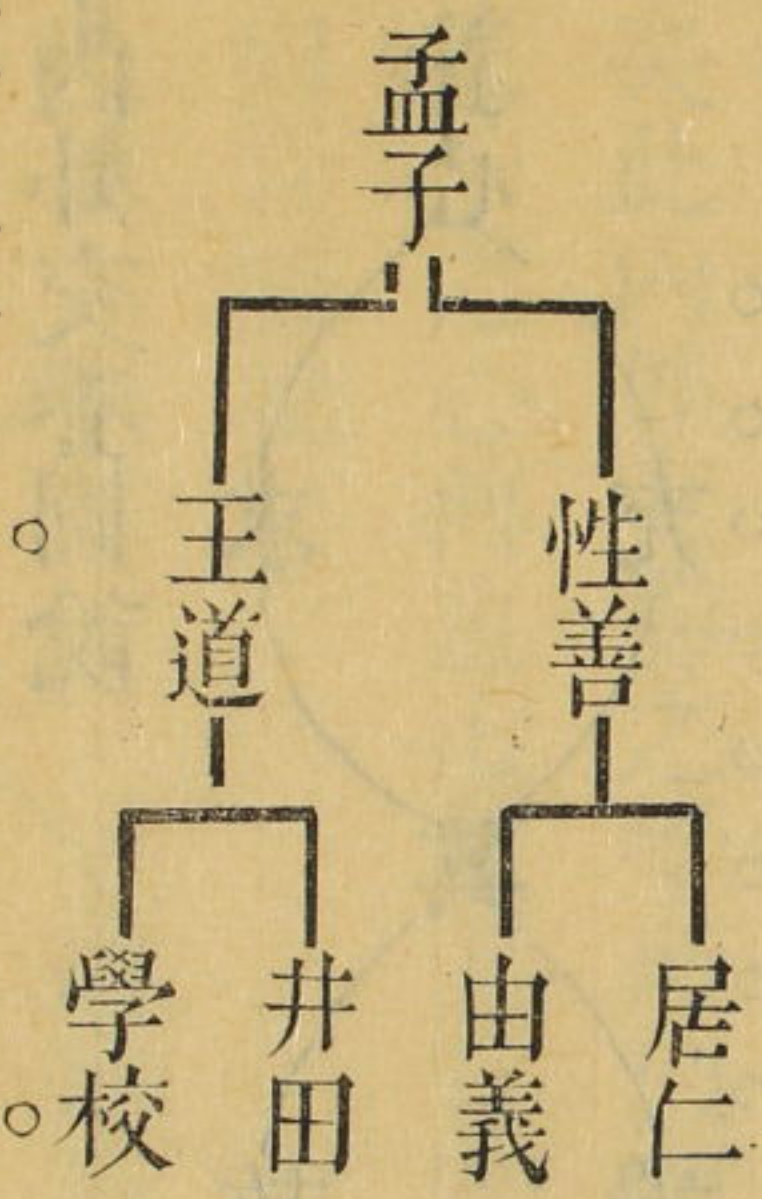


門口 13  
3326  
卷 4



四書圖說 上孟章句

七篇宗旨圖說



孟子之脩己也。以性善為宗。性有四德。而獨舉兩端。禮者。仁之節文。而智者。義之化裁也。孟子之治人也。以王道為宗。道兼教養。而不外仁義。井田則仁以育萬物。而學校則義以正萬民也。蓋以盡性之學。兼善天下。而王道行矣。而

四書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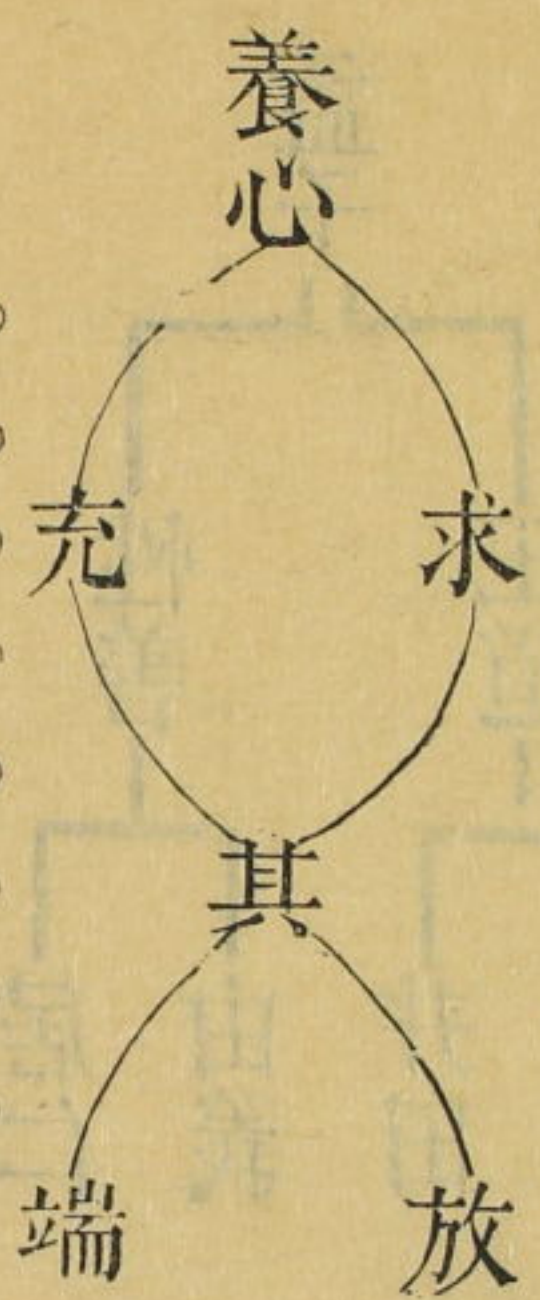
上孟

昭和十八年  
七月五日  
購求



其要總在察識擴充。察識則別人禽而辨王伯。使不迷於所往。所謂始條理者智之事也。擴充則盡其才而推其恩。以求至乎其極。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而邇其原本則惟願學孔子一語盡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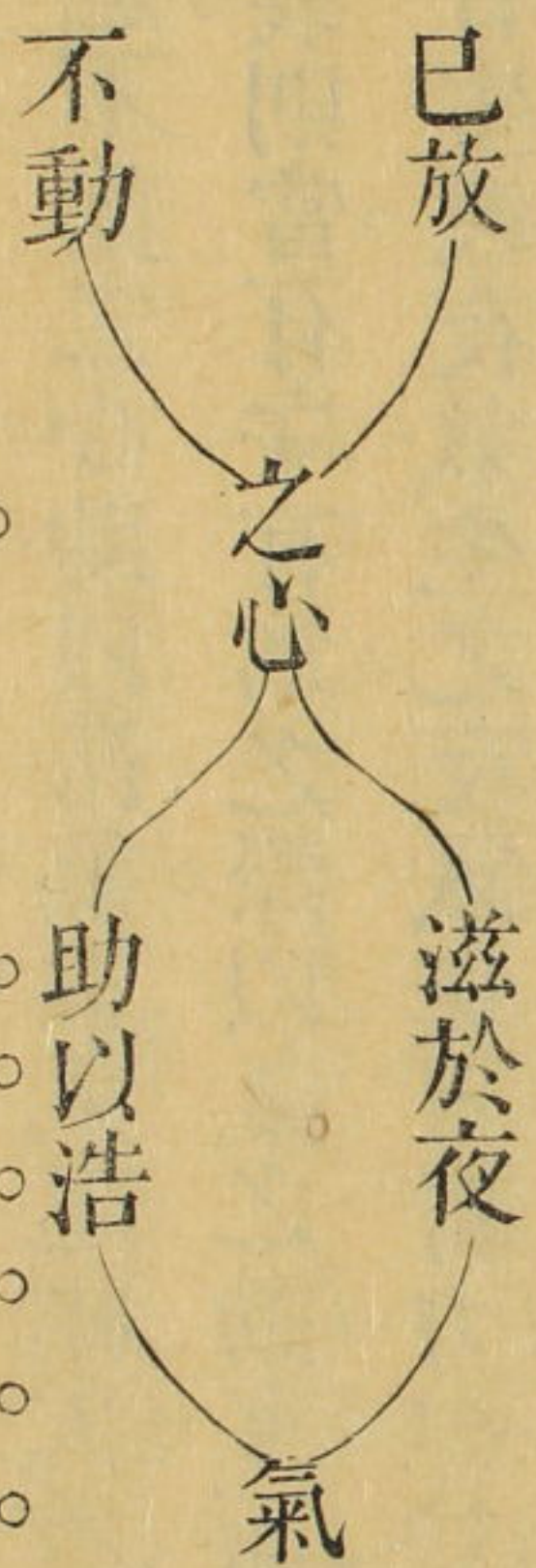
心學內外交養圖說



心兼體用。立其體則求其放。曰操曰存。所謂斂之則退藏於密也。達其用則充其端。曰舉曰加。所謂放之則彌乎六

合也。既要收進來。又要推出去。大開大合。卷舒變化。而乾道之專而直。坤德之翕而闢者。總於一心之伸縮握其樞機矣。此內外交養之學。所以距楊墨闢告子而繼堯舜湯文孔子之心傳也。七篇大旨。盡於斯矣。

心氣相資圖說



心為仁義之心。理而已矣。理不雜乎氣。而亦不離乎氣。故氣亦能為功於心焉。曰夜氣。曰浩氣。皆孟子發前聖未發



之蘊也。已放之心。滋於夜氣。蓋氣之清明者。可以見天心之來復。則當何思何慮之時。以氣之靜翁而得心之動闢也。不動之心。助以浩氣。蓋氣之剛大者。可以配吾心之道義。則當有守有為之際。以氣之動直而得心之靜專也。心有生機。夜氣生之夜氣。無可着力。但於此認取本心耳。心有成效。浩氣成之。浩氣須用善養。要亦求行。懶於心耳。心也。氣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主之以心。輔之以氣。本末相資。合同而化。此孟子之理學。所以極精微廣大之致也。或曰。夜氣浩氣有二氣乎。曰。浩氣既成。則不枯亡於旦晝者。固無夜氣之可言。然夜氣既生。好惡相近。由此察識而擴。

充之。則浩氣流行於無間矣。是亦非有二氣也。但夜氣為常人言之。浩氣非成德不見耳。

使天下仕者二句。○仕者二字。要說得有身分。如孟子一輩人。黜伯崇王。不肯曲學以阿世。豈是輕意立人之朝的。欲立二字中。要看出心事來。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久已志在保民矣。王果發政施仁。則足以安天下而為湯武矣。仕者豈舍王哉。如此看方見使字精神。感召處。非如漢高所云。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便為能使也。否則蘇秦張儀輩。日日叩關抵掌。且將麾之不去矣。何消言使乎。又何必發政施仁。乃欲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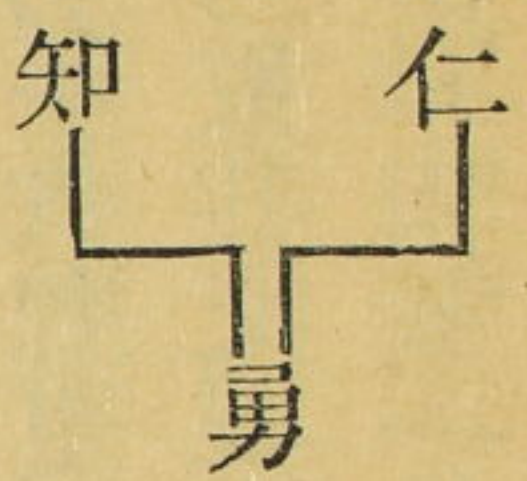
今之樂由古之樂也。○唐高祖謂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故命太常祖孝孫考古聲作雅樂。後於貞觀二年奏之。太宗謂治之隆替不由于此。御史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俱存。朕爲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正與孟子今樂由古樂之言相合。雖太宗發言之易。不免見議於温公。然而悲喜

人和等字正合此章同樂之旨而政字尤宜着眼看他方得主腦耳

齊宣王問交隣。○交隣之問。原自好勇。生來故一聞仁知之。言不覺吐露實情。後來秦用范雎之謀。以并天下。不過曰遠交近攻而已。其遠交齊楚也。卽交隣之說也。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十年不加兵於齊。蓋使無爲韓魏之助。而得以肆其攻伐也。其近攻韓魏也。卽好勇之說也。今年伐韓。明年伐魏。更出迭入。殆無寧歲。正所以剪齊楚之翼。而終乃敗其交盟也。宣王心事。想應爾爾。

交隣章兩截一貫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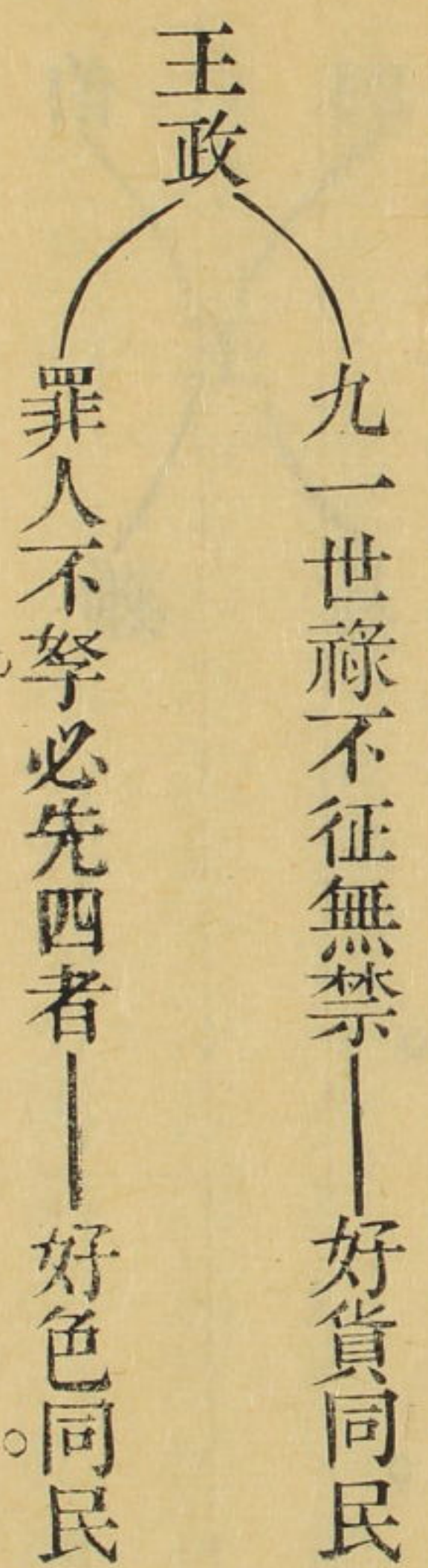


此即中庸之所謂三達德也。仁知交隣。凡以云事也。未嘗有撫劍疾視之心也。然大事小而小有妨於民。則樂者變為怒。而勇以成。仁非姑息也。文王伐密。仁之勇也。小事大而大有害於民。則畏者激為恥。而勇以濟。知非退避也。武王伐紂。知之勇也。事雖兩截。理實一貫。不過曰天而已矣。天固以安天下之民為心者也。

雪宮章○王推樂以樂賢。自是美事。但孟子來齊。原為民計。

故撇開賢者有此樂。而引之與民同樂也。然述景公晏子之事。雖為與民同樂作証。而結到君臣相悅上。則賢者亦有此樂矣。此等結構。妙出天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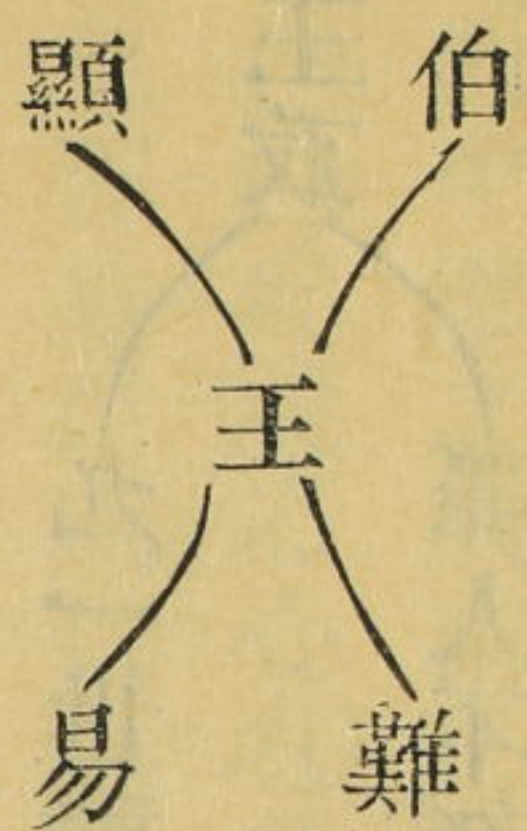
明堂章王政貨色聯貫圖說



孟子與齊王言王政時。原未嘗有埋伏貨色意。然好貨同民。而居有積行有糧。即九一世祿不征無禁之政也。好色同民。而內無怨。外無曠。即罪人不孥必先四者之政也。上



下回抱恰好密繳。而文王之與公劉太王祖孫一脉相傳。為興王之本。則又明堂所由起矣。當路章王異伯顯分難易圖說。



王之所以異於伯顯處純在德上。故德字最重。王之所以猶分難易處。則又關乎時勢。故時勢字亦不得輕管。晏非無時勢而德不足於王。此其所以止於伯顯也。文王之德何可當。而時勢皆處其難。此其王之所以不易也。若以孟

子而當路於齊。則有德以主之。而管晏不屑為矣。又有時勢以輔之。而事半功倍於文王矣。反手豈虛語哉。

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西伯戡黎。祖伊恐自其邑奔告於王。祖伊為高宗臣。祖乙之後。所謂故家遺族。猶有存者。此先王教養之澤也。觀武王伐紂以後。商民大抵有不肯臣周之心。大誥洛誥多士多方諸篇。班班可觀。雖周人目之為頑。在商則不失為義矣。書謂歷三紀而世變風移。蓋當康王之世。歸周且四十年。壯者已老。老者已死。而其遺播遺黎。直是至死不貳。故仍命畢公保釐之。亦可見商家之人心風俗。猶為美矣。西伯獻洛西地。請除炮烙之



刑許之。是猶有先王從諫之風也。以數年之炭火酷烈。而一旦革之。是亦善政矣。况遂賜西伯弓矢鉞鉞。得專征伐。謂非賞賢美事乎。固不得謂初政之一無可觀也。

守氣勿求氣總歸暴氣圖說

孟施舍之守氣

暴其氣

告子勿求於氣

問孟子之不動心。由於養氣。則氣字自不應抹倒。且明責告子之勿求於氣矣。何乃不許孟施舍之守氣歟。曰孟子之氣。氣與理合。而舍之氣。氣與理分。氣與氣固自有辨也。

至若告子執其心之偏見。以為理。却索性不求氣了。又另是一樣病痛耳。問舍之守氣與告子之勿求於氣。二子孰為優歟。曰自反者求於心之謂也。舍不自反而能無懼。是不求於心而徒求於氣也。失本末緩急之宜矣。告子以心為主。而勿求助於氣。自覺所守稍比舍為約也。然可惜他蚤輸下了。勿求於心。一着則勿求於氣者。亦復不求於心。而心之不得者。終於不得耳。則心與氣均失之也。問告子既勿求於氣。分明是忘其所有事耳。乃朱子謂其不免於正助之病。不又似求於氣耶。曰告子既於心有所不安。分明是心已動了。若能用集義之功。則行慊於心。而氣生氣。



配道義而心因以不動。是則氣之爲助於心也。告子勿求自是。忘其所有事矣。然正助之弊。亦終有所不免。蓋不得於心。心不慊。則氣亦餒矣。然却強制其心。硬要向前做去。硬要去。做便是心之正也。向前做去。便是氣之長也。分明做着寒心。硬要强打起精神。非助而何。然則孟施舍之守氣。悻悻自好者。固氣爲政。而告子之勿求於氣。悻然不顧者。亦卽是氣爲政也。精粗雖別。均之暴其氣而不善養焉耳。

勿求於氣。可未盡。可圖說

志壹

不得於心

氣壹

問孟子之養氣。與告子勿求於氣者。正相反。則直從而不可之已耳。何乃先從而可之後。用轉駁耶。曰。非故爲曲折。特必作兩層說理。乃圓足耳。蓋不得於心之故。有自心上來者。所謂志壹是也。志壹者。心有偏着。則意必固我之私。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而視弗見。聽弗聞。食不知其味矣。其失在心。不關氣事。則勿求於氣者。可也。然不得於心之故。亦有自氣上來者。所謂氣壹是也。氣壹者。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其官不思。



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其失在氣。因以害心。則勿求於氣者不可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心無不得矣。而又何動焉。

知言養氣以義作主圖說

集  
知  
義  
養氣  
知言

集義生氣。對針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說而推至未嘗知義。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病也。可知兩勿求。總是一個症候。所謂異端本心。吾儒本天也。天者何義而已矣。知義乃

能知言。集義乃能養氣。脫却義字。無論心之動與不動。總無把鼻矣。而集義本於知義。則知言又養氣之本也。告子勿求於氣。終是第二層吃虧處。論他頭一着。到底是輸在勿求於心耳。

助之長者。○問助長如何。曰如王安石之執拗是也。新法一出。朝野皆以為不便。則其氣餒矣。而乃援引周禮以文之。又造為三不足之說。以強辨之。而生要發硬。定須依他做去。雖遺禍於天下國家。而亦有所不顧矣。其告子之流乎。詖辭節知言源流圖說

政



心——辭

事

此節論知言自是以辭為主。而蔽陷離窮之生於其心。則為言辨所從生也。迨發於政事。而決其誠淫邪遁之害者。又為言推所終極也。蓋至於尋源窮流。通上徹下。而乃可以云知矣。四其所字。四於其字。亦須着眼。辭有各般辭。病有各般病。須一一估到。十成始得。

生於其心四句。○問言辭之差。何遽害及政事若此。曰荀卿以人性為惡。而曰桀紂性也。堯舜偽也。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謂古先聖王皆無足

法者。一傳而李斯事秦。遂生焚書坑儒之禍。其師之高談闊論。有以激之也。晉人尚清談。士大夫從風而靡。剽竊老莊唾餘。漠然無情。外其形骸。以仁義為土梗。以名教為桎梏。以養望者為弘雅。以政事者為俗人。遂致風俗頹敝。國步改移。當時如王衍風流相尚。清風蓋世。後被擒將死。顧而言曰。吾曹雖不如古人。向使不祖尚浮虛。能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則亦悔之晚矣。一言喪邦。豈不信哉。以力假仁章。○玩力不贍也。一語則服人人字。斷指諸侯說。而假仁行仁仁字。亦非指井田學校愛民之仁說。乃是指救災卹患交隣之仁說也。卽如齊桓公盟北杏。以平宋亂。



城楚邱而救鄭難。何嘗非仁者之功耶。然救邢而次聶北。救徐而次於匡。彼不過按兵觀釁以待事耳。何嘗有急於救患分災之心哉。葵邱之會。叛者九國。到底誰肯服來。其所稱齊人降鄆者。特桓公肆其強力脅使降附耳。觀召陵伐楚而后。陳大夫轅濤塗恐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乃請其循海而歸。後桓公覺之。乃從而執之。加以誤軍道之名。則知其不得人心矣。其所以主盟中夏者。不過得管仲招携以禮懷遠以德二語之力耳。故曰假也。况管仲有三歸反坫。桓公有內嬖六人。其本先不正矣。既無其德。何以行仁哉。至如晉文公者。請隧召王。亦無德以行仁之本。

彼城濮之師。以救宋難者。特以德義爲利之本。誠如道衰所言耳。可謂非假乎。執衛君分曹地。毋乃假公以濟私乎。倉葛之呼。陽樊到底不肯服。謂其無德以懷柔之。而徒用兵以虐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所謂伐原以示信者。亦明知原人將降。故退一舍以待之耳。豈能如聖敬昭假之湯。征葛伐韋。顧而天下信之。緝熙肅雝之文王。戡黎伐密。崇而四方無拂者哉。

取善章以君子作主人翁圖說

子路

禹



「大舜——君子

先說子路。進而說禹。尤進而說大舜。逆溯而上。步步引入勝。所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也。口中是說得三人。舊事意中都看成一人。進境未節。承取人為善說去。而由之喜。禹之拜舜之樂。皆在其中矣。即取即與。咏嘆取善之妙。已物兼成。而以莫大結之。正為君子說法耳。須認君子作主人翁。方得孟子稱述前輩接引後學之旨。

古之君子過則改之。○問周公之過如何改法。曰管叔既誅而後。惟使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而其餘五叔則皆有土而無官焉。是亦如舜之封象。而使不得有為於其國矣。豈非懲前毖後。以全兄弟之倫哉。故曰過則改之也。常棣之詩哀傷激切。周公其有悔心乎。

彼一時三節時字呼應圖說

彼一時

數過——時可

此一時

人皆謂時可是另一截話說。與上文數過不連。愚謂則過矣。則可矣。語氣緊緊連讀。原不得打成兩橛。觀反手章。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則知數過時可本是一意。但以數字對炤五



百年節而以時字繳足彼一時此一時也耳時字起時字收中間言數正是言時也當於三時字首尾呼應之神求之。

五百年○問王者名世何以必之五百年曰百年舉成數耳須着眼五字要實實看出五層來大約初興者數十年猶四德之有元四時之有春也此第一層也最盛者數十年猶四德之有亨四時之有夏也此第二層也盛極漸衰者數十年猶四德之有利四時之有秋也此第三層也衰而又衰者數十年猶四德之有貞四時之有冬也此第四層也至於亂極思治儲精養銳者又數十年則在六陰之終

一陽之始兩下交關轉生之處所謂剝極而復貞下起元者也此第五層也雖不限定齊頭五百年然大約不出此五等之說也故以五百年概之將五字咬破確有理解世子疑吾言乎○疑字最害事疑則生畏畏則不敢有為矣總以性善堯舜為欺我耳既有疑心必長疑病瞑眩之藥正要破他疑團耳

徹者徹也二句○此二句徒作解字看有何意味蓋從三代同焉什一之中又轉出徹助之不同於貢耳徹者徹也好歹大家均攤了助者借也厚薄各人攤倒的樂歲則多獲凶年則少得無常數也口中疏解徹助意中對針貢法故



下引龍子言。極言貢之不善也。而先言徹。后言助。已側重助邊矣。故緊接治地莫善于助去。

雖周亦助也。○助之耕斂法從分。周之耕斂法從合。原自混同。不得非僅七十百畝之異其數也。然雖通力合作。要亦借民之力。助耕公田八十畝耳。雖計畝均分。要亦只收公田八十畝之入。而不復稅其私耳。雖字亦字。須寫得是。二是一。乃見精融。蓋徹雖變助之法。而仍守助之意。則治地之莫善于助也明矣。

三代之制特取助法圖說

「莫不善於貢」

治地莫善於助上

「雖周亦助也」

三代之制。莫非什一。而孟子之意。特取於助。故引龍子之言。而曰。莫不善於貢。則將貢字放倒矣。又引公田之詩。而曰。雖周亦助也。則又將徹字融入矣。貢字放倒。助字下徹字融入。助字內正以見商之助法。革夏后衰世之弊。啟我周開國之模。而不緩民事者之所當急於行也。故治地莫善於助。自是通章扼要語。

庠序校。○問滕設鄉學。只用了一個名目。為何庠序校并舉。耶。曰。庠序校。非徒異其名也。蓋其地亦殊焉。孟子之意。自



是要他兼設以教人而使由庠升序由序升校夫然後由校升學耳古者五族爲黨黨設庠以教之學記所云黨有庠也蓋黨去里閭家塾不遠朝夕得與父兄相親故以養爲義鄉飲酒義曰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註以此爲黨正屬民飲酒之禮其一証也五黨爲州州設序以教之學記所云術有序也古者擇士於射宮必先習射於澤宮澤宮卽鄉學也故有鄉射禮且自鄉而升於國學者曰造士行同能偶別以射而爵命之禮也序之所教卽黨庠所升之人而後此又將升之於鄉以備賓興之選者故先以禮樂容節教之所

謂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序是也五州爲鄉鄉設校以教之左傳所云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者是也周禮云鄉三物教萬民三物者何六藝兼及於射六行以孝爲首而養在其中六德則尤無所不包矣蓋鄉統州黨而漸近於國亦教兼養射而漸備其法也故庠序校總謂之鄉學也大學章句序首述堯舜時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是不過只有國學耳下乃接云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自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卽此數語思之想夏只設校於鄉耳州黨未有學也殷更設序於州而黨仍無學也周乃兼用校序而更益以庠則徧里黨中皆設學宮



矣。蓋積久而學宮漸增，亦數傳而教澤乃廣耳。滕誠兼而設之，則教之多，其地升之，有其漸而人才之成也，何有？請野九一而助節。○分田於野，但云九一，猶是商周所同耳。特用而字一折點，清助字行助，則不行徹明矣。此處含糊不得。商末行助之弊，其害在君以民各惜其力也。此周之所以變助爲徹也。憂樂與同而民無所容其奸矣。周未行徹之弊，其害又在民以上更稅其私也。此孟子之所以又變徹爲助也。但出力以助耕公田，多少惟公田之所出，而上無所容其貪矣。徹法已弊，索性復助。時至事起，與民宜之固不必以生今反古爲嫌也。答畢戰并地之問。

助爲主。但國中偏近民居，不似郊野寬平，勢難并授，不得不用貢以濟之。周末貢法固不止什一矣。夏時受田五十畝，而計五畝之入以爲貢，自是什一。然校數歲之中而定以爲常，君主其賦，民不得自主也。則必取盈矣。此孟子之所以使自賦也。自者聽民自添自減，隨樂歲凶年之所得，量酌多寡以貢之，什無定數，則一亦無定數也。民可自爲上下其手，而稱貸之患亡矣。此又轉不善而爲善之法也。田授百畝，仍用成周之尺制，參助貢不盡泥徹之迹。蓋合三代而損益之。如孔子之時，輅冕舞監，四代以定禮樂之極也。故鄭重其詞而曰請也。



卿以下必有圭田節。○制祿之常典既行。則按卿祿四大夫等語。班去卿大夫士。已各有田矣。就無圭田。亦何至缺於祭祀乎。而先王又必推籍田之恩。更以圭田錫之。此方見厚之。又厚格外施恩之意。至謂卿以下必有者。蓋謂卿大夫士之常祿。猶分多寡。隆殺於其間。而此五十畝者。則一視同仁。無貴賤一也。朱子明云。卿受田六十邑。此外却有圭田五十畝也。豈謂卿無圭田。而卿以下其祿寔薄。恐不足於祭祀。乃獨有之耶。

若夫潤澤之二句。○在君與子。非故推諉不說。正以潤澤之法。因時制宜。原非局外人所能預定耳。王荆公自許未過。

其志直欲親見周禮郁郁之盛。以躋宋室於三代之隆。而新法試行於鄴邑。又頗有效。以故執持愈堅。不知天下非一邑可概。且奉行之人。又未必人人如我。蓋緣平日未曾向人情物理上。細心體貼。以致如此。猶庸醫苦泥方書。以藥殺人。也。註云。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正好對荆公執拗看。朱子所謂經綸之活法。而非拘牽文義者所能知也。

皜皜註道德明著光輝潔白圖說

德——明著

潔白



道——光輝

皜通作皓爾雅釋詁光也。小爾雅白也。博雅明也。集韻潔白也。故註通用明著光輝潔白六字。而其中自有條理焉。聖人心體須兼內外說。乃全。故註以道德言之。明著承德說。就內之所存者而言。所謂天生德於予者是也。則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之說也。光輝承道說。就外之所發者而言。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是也。則充實而有光輝之說也。潔白總承道德說。只形容得十分乾淨耳。掩之誠是也。○誠字是撥轉語。非評斷語也。字是拖下語。非頓住語。意謂若非一本。則視其親無異路人矣。路人命

誰吃緊給他葬埋來。果是親同路人。則亦舉而委之於路。焉已耳。并葬埋亦可不用矣。若說必須葬埋。自是與路人不同了。此本之所以只有一而葬之所以貴於厚也。墨教之非。不待辨而明矣。誠字也。字與下文則字亦字矣。字緊緊呼應。註中若所當然四字。傳神惟肖。

戴盈之曰。章○玩下或告之曰二句。知什一去關市之征。必是孟子曾以告盈之者。何如一問。非自喜更化有漸也。蓋疑孟子之言迂闊難行耳。未能二字。有許多掣肘處。盈之蓋知其非利耳。利於民。必不利於國。不但今茲。隨行不得。卽來年之然後。還得費幾許商量。只爲一已字中打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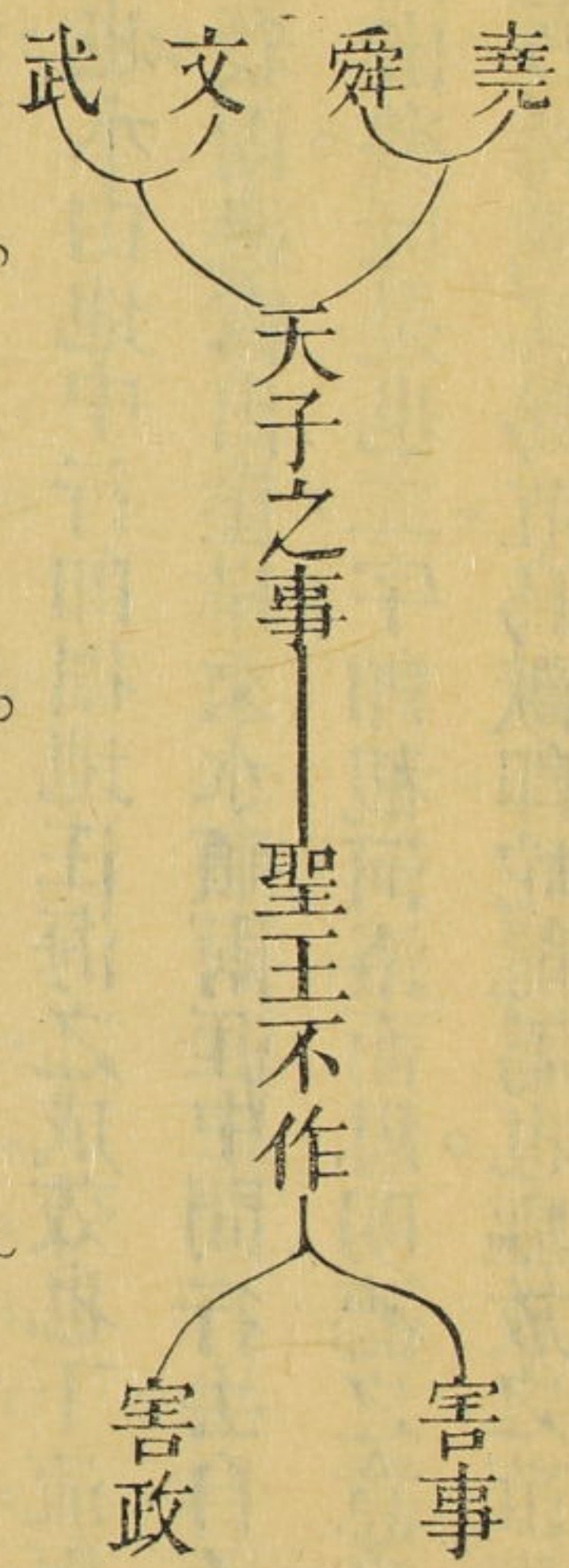
大家的嘴頭去這一塊饒癖。終是割不了的。故不論是非。只論能不能以利言也。非以義言也。攘雞之譬。尖巧極矣。玩如知其非義。一如字與既字尚不同。只爲非君子之道。乃是或告之者自己心中。究非真知耳。姑待之說。有自來矣。

禹掘地六句。○掘地者何。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徙冀州民當河衝者。決黎陽要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所以爲賈讓之上策也。注海者。治其下流。使有所歸宿。而不至逆行也。禹鑽巫支祁之說。未知真否。然月令命漁人伐蛟。則驅放必非因而任之者。蛇龍雖難馴。然昌黎之精誠。且可以驅

鱷魚矣。况神禹乎。水之流者。利用注。水之止者。則爲菹。如書所記。大陸雷夏。大野彭蠡。雲夢震澤。荷澤孟豬。滎澤是也。澤者。水所鍾也。洪水橫流。澤不能受。遂致奔潰。不復知爲菹矣。迨注海而後。上流有所歸。下流有所洩。乃能蓄水成澤。有陂障而無潰決。此震澤底定。所以在三江既入之後也。水由地中行。卽掘地注海之成效也。下流既泄。上流漸殺。兩邊露出崖岸。來水順兩涯中間行去。自不至汜濫四出矣。玩是也二字。卽觀河洛而思明德之意也。險阻既遠。乃得成其爲菹。鳥獸卽蛇龍屬也。驅放之菹。則其害消矣。此所以魑魅魍魎。民莫逢之也。



春秋節聲明事字打通害事害政消息圖說



禹之掘注周公之誅伐奉天子而行之其事彰彰矣春秋之作不過託之空言耳然其中確有事在事非尋常之事即堯舜平地成天之道文武顯承佑啟之謨烈也天子之事也天子何事以治天下為事春秋何事以天子治天下之事為事停典庸禮命德討罪而治天下之大事定矣註

云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正欲以此事俟之聖王耳聖王不作而天子之事荒矣楊墨橫行而人皆有無父無君之心則孔子之所以誅亂臣賊子者其道不著矣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而大亂將起天下事尙堪問哉孟子闢楊墨之言而有害事害政之懼正謂託之空言即以見之實事耳呼以此為坊後世猶有以春秋為熟爛朝報者知罪關炤好辯正旨圖說

外人

知我  
罪我



聖人之徒也

知我者聖人之徒也。罪我者外人也。知罪由他。知罪筆削。我還筆削。兩者字四顧躊躇。兩乎字三復沉吟。兩其惟字一片熱腸十分擔當矣。好辯之稱子輿氏烏得而辭之。正人心距詖行尋龍作心害政圖說

作於其心

正人心——息邪說

距詖行——放淫辭

害於政事

問講家皆以正人心為本息。距放為用。如此對看。但息邪放淫。若無分別。而中隔距詖行一句。又如何安放耶。曰息

邪說放淫辭。上文已有。即所謂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也。總以距楊墨而閑聖道耳。正人心距詖行。雖似從新添出之義。然其脉已蚤伏於作心害政事中矣。蓋作於其心。則人心之不正可知。心不正者。邪說之病根也。將息先正。所以清其源也。害於政事。則其行之詖可知。行之詖者。淫辭之流弊也。將放先距。所以治其委也。蓋正人心以息邪說。距詖行以放淫辭。正所謂距楊墨以閑聖道也。當以正人心與距詖行對看。而尋龍於作心害政事四句。則書理雪亮。文法亦復圓成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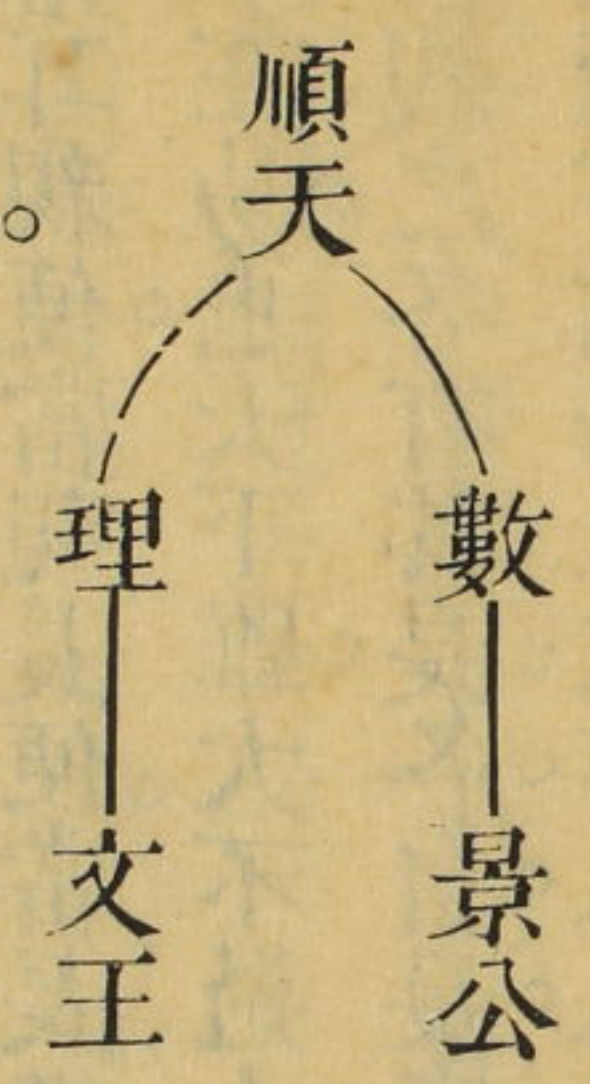


四書圖說上孟章句終

四書圖說

下孟章句

順天章天分理數圖說



天也者。理數合而一焉者也。然有道之天。數與理會。雖數之隆而實理之正也。故以理為主。若無道之天。理隨數轉。雖理之變而實數之衰也。故以數為主。景公之受命。以事吳。順天之數者也。而不免逆天之理矣。文王之好仁。以代商。順天之理者也。而何妨逆天之數哉。要以天運人事。其



勢相因。人事不脩而諉天任運。則天亦聽其氣數之遷流。而無所終極耳。否則盡人事以回天運。則理定而數從之矣。由此易無道爲有道。夫固天心所甚樂也。李泌有言。君相所以造命也。諒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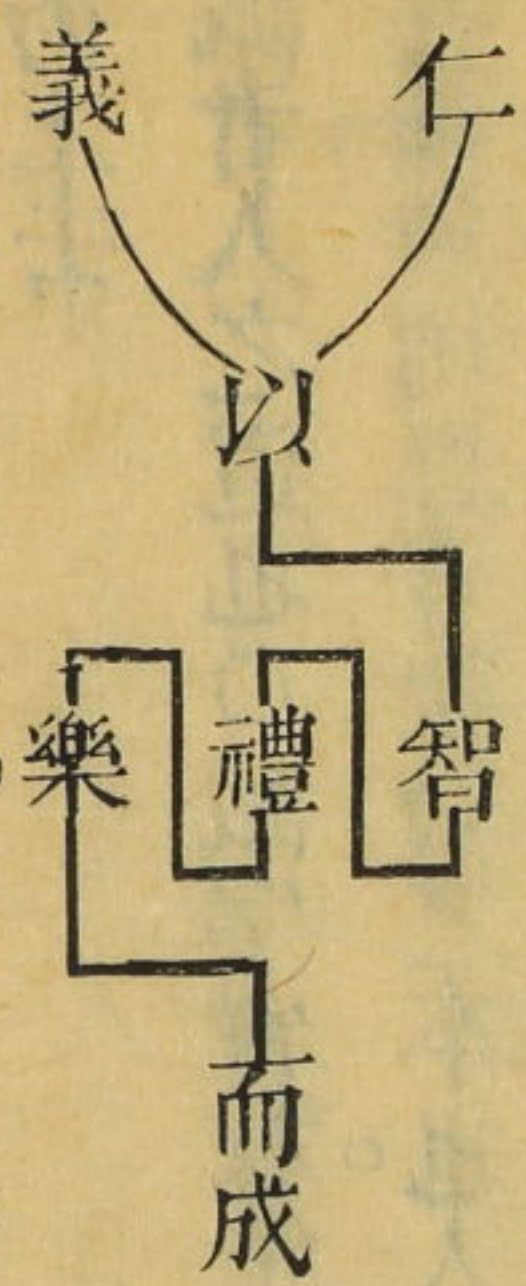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爲上文兩在字指點下落耳。親便當親。長便當長。道在適也。親則用親。長則用長。事在易也。天下雖大。不過人與人萃處其間。各有其親。各自親之。各有其長。各自長之。此非有餘。彼非不足。故曰平也。而字縮歸上截。非人人之外。別有所謂天下。亦非親其親。長其長之外。別有所謂平也。蓋爲求道於遠且難者指

示得眼前親切耳。勿瞥看天下平字。遂極力恢張。說到治術上去。

思誠者人之道也。○誠字實有工夫。豈是空思。但思字字義甚精。所謂思者。聖功之本也。人而不誠。自棄其天。而遂無以自成。其爲人弗思耳矣。思誠者。悅親信友。事上治民。凡爲身之所體行。皆爲心之所貫注。真覺有如此。則爲人不如。此則非人者。雖境值其變。事遭其難。而千思百慮。必委曲以求。自謙觀大舜之號泣。常存於我何哉之心。自忖自想。爲不若是。恕者。正恐事親之道未盡。而不可以爲人耳。思字不醒。誠字亦不透矣。然思字只作欲字解。緊連誠字。



讀非窮理之思也。若以思承明善誠頂誠身說。則又誤矣。總註云明善爲思誠之本。則明善但用作補筆可耳。盍歸乎來二句。○玩一盍字似嗔人不歸者。然玩一來字似點手叫入者。然玩一吾字似現身說法者。然應是呼朋引類口氣。非獨言也。下文其子焉往正從此得解。仁義以智禮樂而成圖說。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智禮樂則所以成此仁義者也。仁

義之朗然處便是智。一切仁民愛物事。君尊賢等項。凡知而弗去者皆是也。蓋知者乃利仁而外。義未嘗知也。仁義之秩然處便是禮。一切仁民愛物事。君尊賢等項。凡節之文之者皆是也。蓋復禮乃爲仁。而義質以禮行也。仁義之自然處便是樂。樂非鍾鼓干戚之樂。樂記云。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一切仁民愛物事。君尊賢等項。凡其知而好。好而樂。生意淳然。惡可已。而手舞足蹈。不自知者皆是也。至此則仁熟。義精。而自和順於道德矣。智禮樂須緊承仁義說下。脉理乃得貫通。勿因五個之實句法相同。遂將仁義智禮樂平平開列也。



事親從兄以知節文樂為功程圖說



五個之實。句法雖同。然下三之實。却是上兩之實。功程也。事親從兄。情也。性也。天理之本然也。知斯節文。斯樂斯。則以人事言之。擇精守固。履中蹈和。益於斯二者。體焉而漸底于化矣。以有子孝弟章例之。仁義之實。即為仁之本。而智禮樂之實。即君子務本之功歟。

自得章括原字作主腦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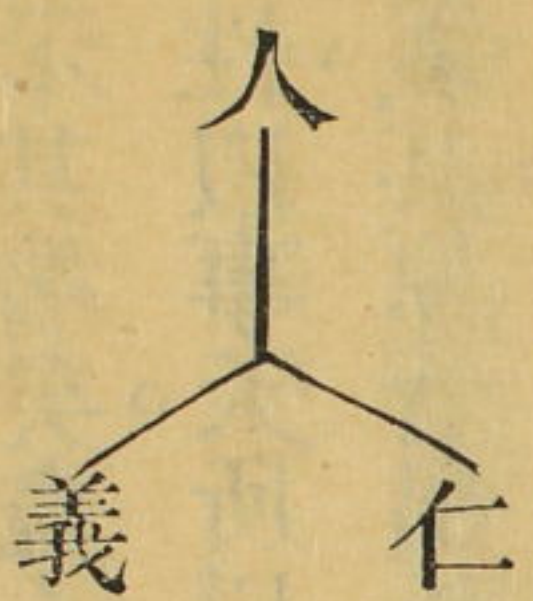
學道而不得其原。只是水面上。一棍耳。且夕之功。口耳之學。左枝右梧。那討此中真消息。造而曰深。進進不已。剝膚取精。必掘井泉於九軻。直窮河源於星宿也。然問學之。不道而曰。吾以尊德性也。說虛說無。談玄談空。掃棄一切。打破成規。一惟注其心於杳茫不可究詰之地。而明心見性。又將為野狐禪矣。以道者。按聖賢功課。着牆靠壁。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由淺以入於深。循流以溯其源也。優而柔之。



使自求之。屢而飶之。使自趨之。不疾不徐。勿忘勿助。至於  
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之候。則大本大原之處。實有心領神  
會之妙矣。曰自得之之字。指其原而言也。由此而居之安。  
則其原之湛然澹定者也。所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也。由  
此而資之深。則其原之淵然停滯者也。所謂積於不涸之  
倉。藏於不竭之府也。至於取之左右而皆逢。則其原之浩  
乎沛然而肆達。旁通者也。魚躍鳶飛。察於上下。落花水面。  
盡成文章。隨口說來。任手拈來。觸着磕着。頭頭是道矣。殆  
所謂四海會同。萬壑朝宗時耶。左右者身之兩旁。言至近  
而非一處也。事事物物。雖支分而派別。原原本本。實殊塗

而同歸。知命之後。耳順從心。而向之自得其原者。至此而  
源流合一矣。此聖門一貫之旨也。此章是曾子之一貫。下  
章是子貢之一貫。博學而詳說。正所謂深造之道也。反約  
則自得其原矣。

幾希章以仁義為宗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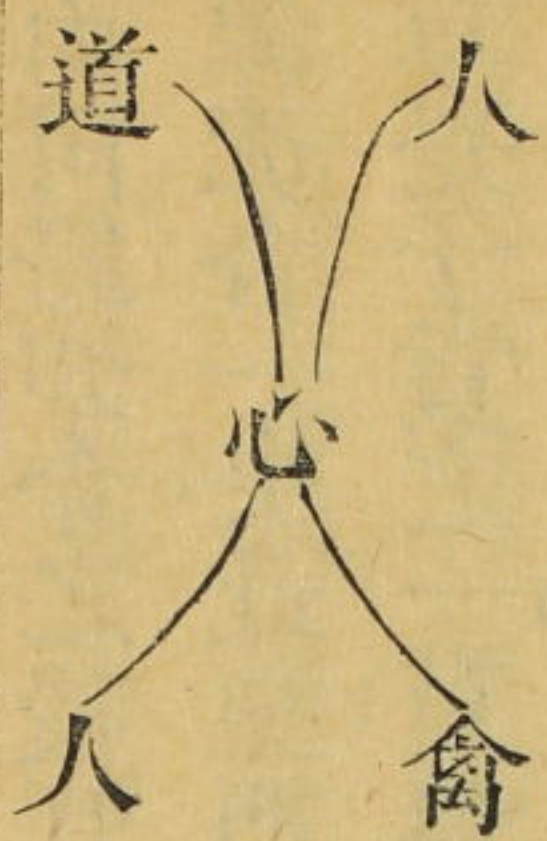


人多云存幾希之統。幾希何物也。須標出仁義二字。方得  
聖賢宗旨。易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人之所以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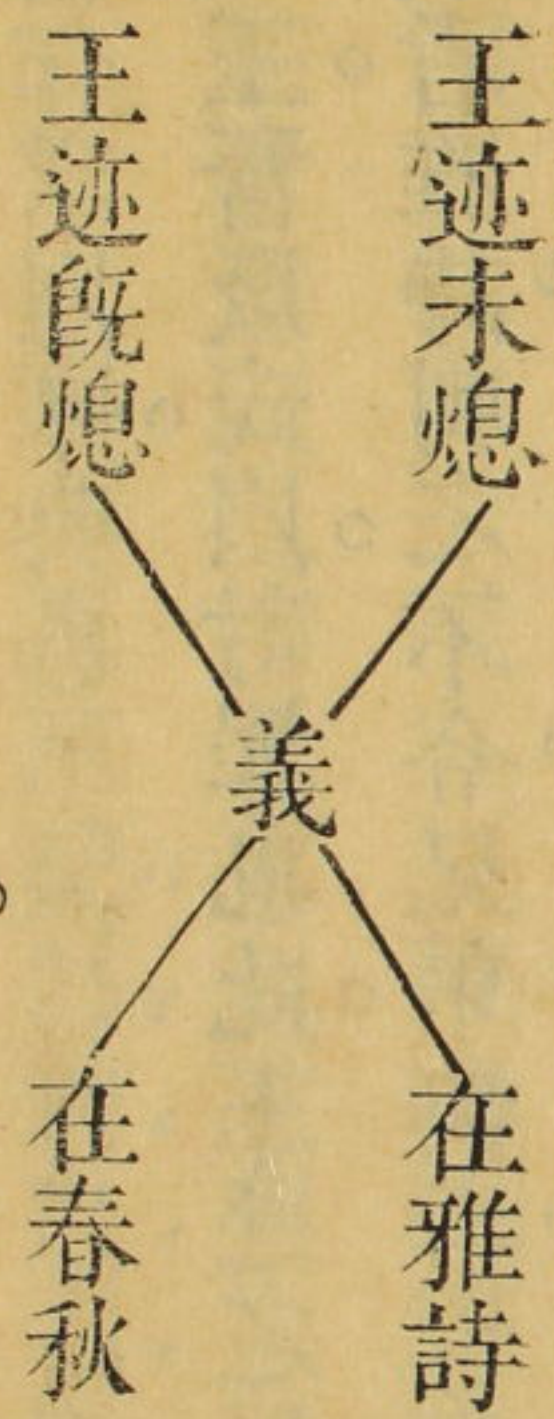
於禽獸者也。而仁義之大綱在人倫。而仁義之細目在庶物。舜之明察由行。雖不待存之而自存。然存之之功已於此。示其端矣。盡心知性以知天。所以學舜之明察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學舜之由行也。孟子之知言養氣。居仁由義。其原皆出於此。此私淑之大旨。而堯舜之所以人皆可為歟。

舜開存之之統圖說



或問君子多矣。何獨推舜以為首也。曰十六字之心傳。開於虞廷。人心者何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也。人之無異於禽獸者也。道心者何。仁義禮智之天道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也。故人心却是禽。而道心乃是人人禽之辨。即危微之分也。孟子立論大旨。夫固祖述於舜者。故首推之云爾。

王迹章義貫經史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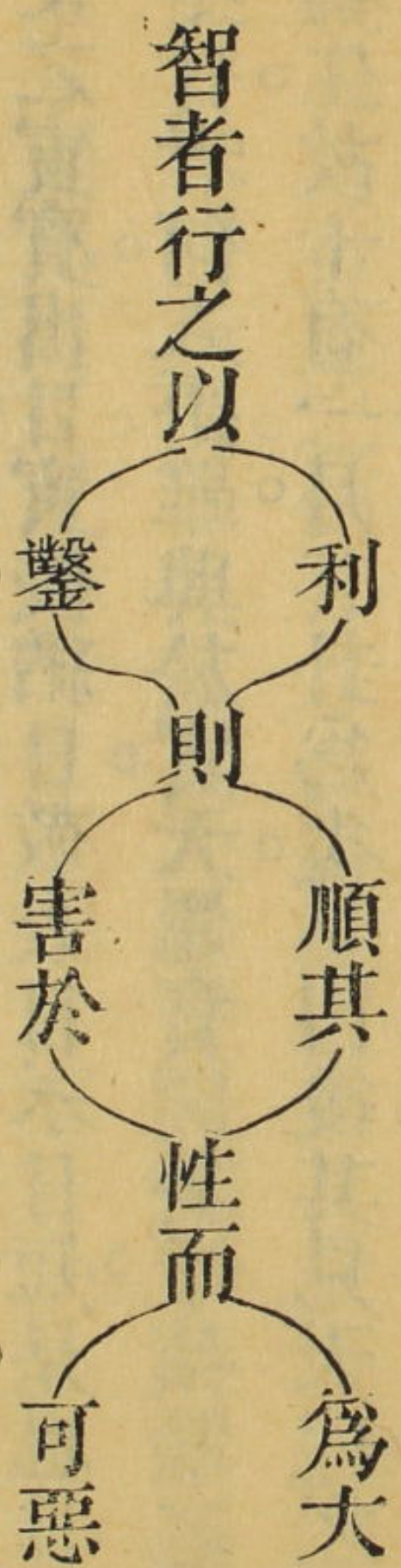
此章當以義字作斷案。王迹未熄以前。有政教便有典禮。



有號令便有命討。然亦未盡合義也。其義者雅詩美之。世德作求以惇典也。承筐是將以庸禮也。彤弓昭兮以命德也。王奮厥武以討罪也。此王迹之見美于正雅者也。其非義者雅詩刺之。不令兄弟典未惇也。既愆爾止禮未庸也。不用其良德未命也。女反脫之罪未討也。此王迹之見刺于變雅者也。美義刺非義皆所以存義也。雅詩未亡春秋可無作耳。雅詩既亡春秋能無作乎。王迹之未熄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者。雅詩分其美刺則義存乎經。經也而亦史也。王迹之既熄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者。春秋嚴其褒貶則義存乎史。史也而亦經也。嗚呼孔子其所以立萬世

人禽之防者豈淺鮮哉

言性章重智不重性重行不重言圖說



此章當以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二句作主。既於行上說智則言性言字祇宜輕帶。固非爲言性說法也。其必從性說起者。蓋以理本天造地設。自無煩矜心作意耳。王安石創立新法。程明道上疏曰。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若舍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正



此意也。性字只作理字看。人所以生之理。即天下事物之理也。理本自利。事何須鑿。故特標出行字。作通章眼目。天之高也。節言天必言日者。何日每一日行一度。歲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為一周天。天體蒼蒼。何處窺尋。故言天者。必以日為主。如堯典欽天授時。必申命羲和。使之寅賓出日。寅饒納日。敬致日永。日短是也。日至必主冬日者。何人事雖興於寅。天運實開於子。積陰之下一陽初生。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其於六律為黃鐘。蓋陽氣踵黃泉而出。孳萌萬物。以為六氣之元也。然不推到歲月日時。皆會於甲子者。不可以為歷。

元蓋氣化有偏枯。則躔度有差錯。固難取以為準矣。言月必先言星辰者。何此正所謂故之可求者也。二十八宿。旋繞日月行道之側。日月必經歷之。如月經於箕則多風。月離於畢則多雨。日極南至於牽牛。則為冬至。日極北至於東井。則為夏至。日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是皆發見已然之迹。所謂日躔某星之某度。則為某時者也。至若辰也者。蓋月行二十九日。而與日相會。故人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夏書曰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蔡傳曰辰者日月會次之名。房其所次之宿也。則辰又豈無與於日哉。由是順以求之。求其何以合璧。逆以求



之求其何以薄蝕且參伍錯綜以求之求其堯時何以在  
虛而周時在牛也但就舊年日躔某星某度爲冬至積算  
上去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閏何難超二帝三王之  
上直追大撓甲子之書哉

尊親之至二句○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曰至曰莫大已括  
定天子說矣其猶有未至者只是能尊不能養耳郊祀配  
天明堂配帝徽號有加可不謂尊焉然鬱鬯灌地不曾親  
嘗牛羊雜陳那得躬享雖備四海九州之產來萬國歡心  
之會而九齡則已夢錫矣羽淵能無抱痛乎離養而言尊  
究竟道理上有欠缺處從古來尊養兼全者惟虞舜一人

耳六十踐阼猶有垂白之親萬方玉食堪供寢膳之資以  
視竭力耕田供爲子職時其心非有加損而其事不若天  
淵乎蓋其尊不同追王上祀之尊而其孝乃爲絕無僅有  
之孝矣故曰莫大故曰至也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或問庶人在官非官也原不在  
班爵之列何序於班祿之後耶曰予攷王平仲周禮註疏  
刪翼有云成周之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故知官與  
吏無甚分也兩京去古未遠蕭曹以刀筆吏佐命爲元勳  
故終西都之世公卿多出胥吏而儒雅賢厚之人亦多借  
徑於吏以發身博士弟子之明經者多補太守卒吏東漢



流品漸分。然以胡廣而不免爲郡散吏。袁安世傳易學。爲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并下。而爲郡決曹吏。王充徐穉皆以從事功曹起家。而不以爲屈。無他。始有祿以養其廉。而後有功名之途。以盡其用也。則周官之府史胥徒。其不以卑職冗員限其終身可知矣。按此則庶人在官者。固亦可進於班爵之列矣。而所以班其祿者。安得不豫爲養廉計哉。又問如此。則何不蚤序於班爵之後耶。曰。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首云壹命受職。註曰。始見命爲正吏也。薛氏云。未命之士。如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以贊治之類。非無職也。然其職非受於王。皆官長所自辟。

除受命於王。則爲正吏矣。按此有職便當有祿。而未受命於王。故不得序於班爵之後也。

爲之兆也。○孔子在當時。來晏子莫彈莫究之譏。知天下之疑畏已久。若更化太驟。人便以爲非人情不可近矣。試觀西漢賈生。英俊之才。通達國體。慨然欲以身任天下。而進取甚銳。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除秦法。文帝謙讓未遑也。且以洛陽之年少初進。欲使一朝之間。盡棄舊臣。而謀之新。抑又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優游漸漬。而深交之。然後惟吾所欲爲耳。安有立談之頃。而遽爲人痛哭流涕。長太息哉。是以絳灌之



徒短之。以爲初學擅權。紛亂諸事。由是上亦踈之。以爲長沙王太傅。而不任以公卿之位矣。非漢文之不能用生。實生之不能用漢文也。東坡之論信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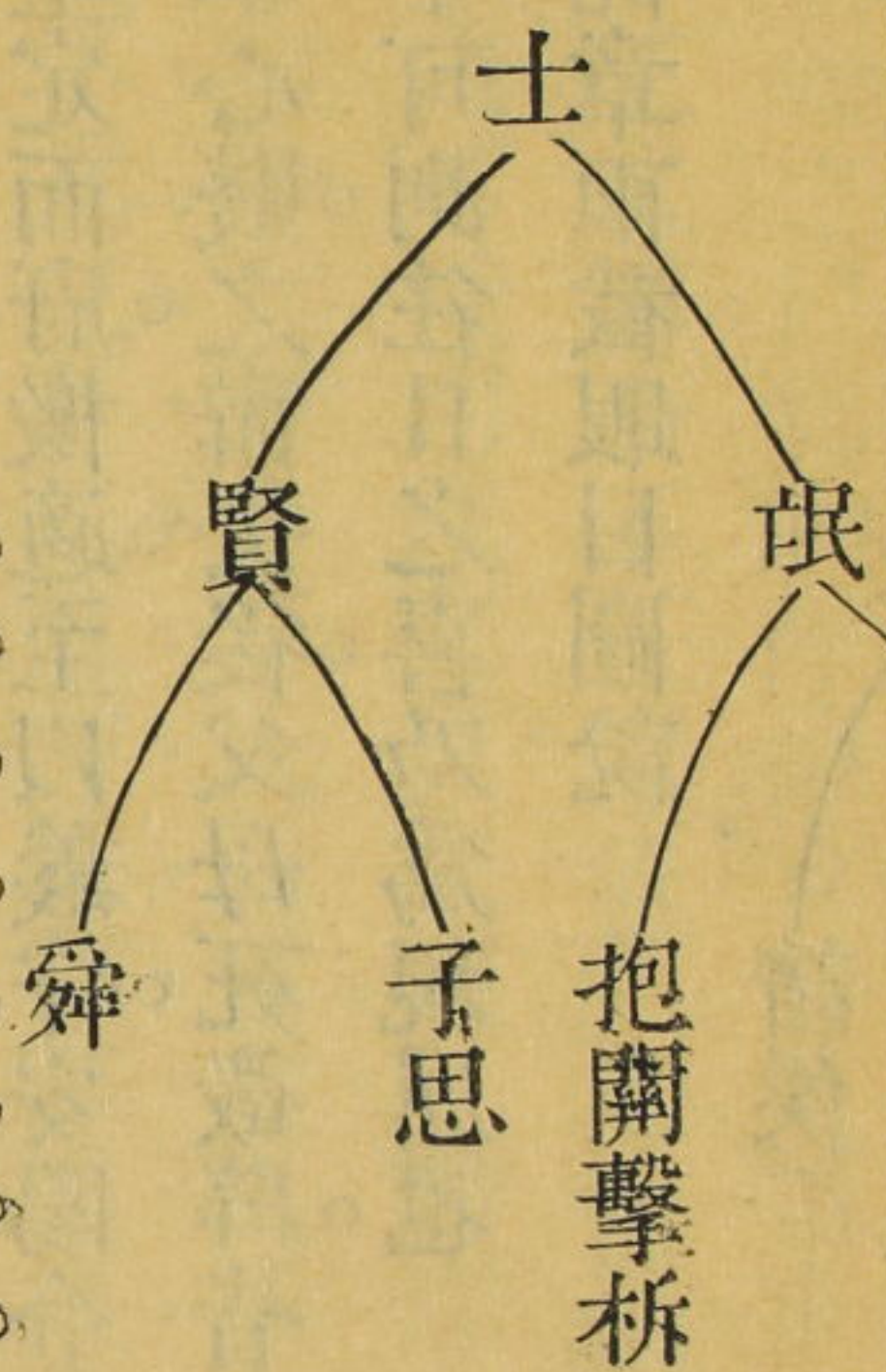
於季桓子六句。○季氏衛君大抵皆今之諸侯類耳。三於字見不爲已甚之意。勿徒作証上語也。無論際可公養。但爲將來行道作地步。卽見行可之仕。亦自孔子眼中看出。個行道的機會耳。可字原有分寸。見字亦須着眼。蓋桓子之薦孔子。祇爲家臣背叛。力不能制耳。乃桓子欲借孔子以除陪隸之跋扈。而孔子卽因桓子以剪強族之羽翼。一切墮都出甲。總是將計就計。迨至圍成弗克。被公歛處。父看

破。而孔子亦遂去魯矣。故非桓子之能用孔子。而實孔子之能用桓子也。

而有時乎爲貧。○爲貧而仕。重在家貧。親老。上道與時違。帶言孔子二十一歲爲委吏。二十二歲爲乘田。皆聖母顏夫人未喪時耳。東漢毛義以行義稱於鄉里。張奉慕而謁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父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不託章兩截眼目圖說。

諸侯





士字是主人翁。以其位而言則氓也。以其德而言則賢也。上三節為一截。蓋士之自處也。但以氓為例。固不敢上比於諸侯。亦不敢下同於抱關擊柝。此周之所以可心。而託與賜皆不受也。下三節為一截。蓋君之待士也。則以賢為稱。必下戒乎繆公之於子思。而上法乎堯之於舜。此悅賢

之所以兼乎舉養。而乃成其為王公之尊賢也。聊標眼目。以醒觀覽。

天下之善士二句。○上天下之善士。固以己之身分言。下天下之善士。亦以人之身分言。所謂天下之大老是也。天下之善士。大抵落落難合。如三國時孔明為一世人龍。徐庶謂其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劉先主以帝室之胄。英才蓋世。信義著於四海。乃聽司馬徽之言。三顧隆中。見而善之情。好日密。以魚水相比。所謂兩美其必合也。然襄陽寓居。管樂自比。時人莫之許也。曹操下荊州。所得者韓嵩。蒯越。王粲之徒耳。而天下第一流。乃為昭烈所有。此中具有下節



知人本領在昔之人所以謂備敏於操也夫。頌其詩五句。○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故特舉之。然其實亦不必泥在毛詩尚書上。頌之讀之所以觀其言也。而不考其行。無以知其爲人之實。則善字究未見下落。蓋古之人亦有一鄉之善士焉。亦有一國之善士焉。亦有天下之善士焉。固不敢荒經蔑古。妄肆譏彈。亦豈得隨聲附和。漫無識別。必按其當世行事之迹。而一一細論之。或論其善之純雜。或論其善之偏全。或論其善之安勉。非徒向古人隊裏分低昂。正要於自己身上定從違耳。觀其言。卽以爲立言之資。考其行。卽以爲脩行之借。真若與古人。

切磋琢磨相觀而善矣。故曰是尚友也。尚友論世。莫如孟子。子詩有小弁凱風。而論其過大過小。非若高叟之固矣。於武成僅取二三策。而書不盡信。正以知其爲仁人耳。傳賢傳子。禪繼殊矣。而斷之以義。總歸於天。則論其異而同也。堯舜湯武均之聖人耳。而一曰性之一曰反之。真成千古定評。則又知其同而異也。其餘論斷。不可勝舉。實能以大開眼孔。將古人估到十成處。至若集大文章。歷述伯夷伊尹柳下惠。以及孔子之言行。而斷之以聖。尤別之以清。任和時。其爲論世知人。更屬彰明較著者也。要以折衷焉。以求至善之歸耳。所由願學孔子。而不屑以鄉國天下之善。



士足也。

性猶杞柳也。章○以杞柳爲栝栳。權在大匠之手。以人性爲仁義。責在立教之人。庠序學校。卽官府造作之區也。博文約禮。卽規矩繩墨之陳也。夏楚收威。卽斧斤斲削之力。剛柔互克。卽損益矯揉之功也。以字爲字。亦似竊吾儒脩道。謂教之意。然脩道之教。原以復人性所固有耳。而告子以知覺運動者爲性。性只是氣。未嘗有理。一切仁義等項。皆聖人強立名目。以範圍之。使不得遂其性之自然。則是一爲仁義。而人之本來面目失矣。適所以戕賊之也。人欲順其性。孰肯爲仁義哉。只爲性字看得糊塗。遂以倡土梗仁。

義極栝名教之禍矣。

食色性也。○禮運曰。人也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而五行之秀氣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此兩段總言人得造化理氣之全耳。食色屬氣。仁義屬理。理不獨立。氣不孤行。故曰。人生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理已墮在形氣中矣。告子食色性也。一語也。說得氣稟之性着。但撇却義理之性。便爲大缺陷耳。若孟子則以仁義禮智爲性。而於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亦曰性也。却又速轉曰。君子不謂性也矣。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炙耆字。卽是愛弟愛字。乃告子之



所謂仁內者也。孟子蓋借他口中仁內駁他口中義外耳。仁義之道本同一理。執仁以例義。欲使參觀而悟也。

牛山之木嘗美矣。○嘗字與以爲未嘗有材焉者未嘗字反。正對針矣。字與此豈山之性也哉也哉字上下呼應。蓋爲人自暴自棄而歸咎於性之不善者發。猶是性善宗旨也。試從下節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句着想便得其神理。

今夫奕之爲數。○借奕作譬甚妙。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康節嘗言之矣。當戰國時。七國分峙。猶棋置也。紛爭不息。如圍棋也。不嗜殺人能一之。孟子蚤得善奕之

術矣。凡井田學校。誨王以保民而王者。全勝全贏。真是棋中一高着。援弓射鴻之雄心。不過興兵危士以求大欲已耳。究之五國滅而齊亦遂之。六王畢而秦亦亡矣。個個走入死着。那有一盤活棋也。王曰吾惛天耶人耶。

學問之道節。○此節語類有兩說。一曰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則是爲求放心者。勉之以學問了。本文當云求放心之道無他。學問而已矣。一曰先求放心。而後可以學問。則求放心後。尚有多少事在。如何着得而已矣。字而已矣者。此外無餘事也。惟大註體貼入細。大註云。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玩在於二字與大學



之道在明明德。句法相似。彼處在字。註解作當字。此處在字。亦應作當字看。其當然者。卽道也。蓋爲俗學之日言學問。而不知求其放心者發耳。故註又云。能如此。則可以上達。不然。雖日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也。心字須拈定。仁義說求其所放之仁。以立吾心之體。求其所放之義。以達吾心之用。此乃是學問中真正道路。夫學亦學爲人而已。人心不存。人路弗由。其何以爲人哉。吾不知其所學何事也。無他云者。正恐有放心而不知求。乃以流入他道耳。

先立乎其大者。○立是扶起心來。教令思去思字。卽在立字。

裏面非先立而後思也。先之云者。對針耳目說。蓋不待徹交物引而蚤爲之計。則道心爲主。而人心乃以退聽矣。自是比耳目高一着。先一籌處。先字與下句則字緊相呼應。范箴克念克敬。猶在立字前一層。蓋必敬以直內。乃能義以方外也。思卽大學之慮也。前面尙有知止一層在。蓋必格物窮理。乃能揆幾度務也。否則素無定見。臨事豈能立得住乎。故明誠工夫。須着補出。明則善。思誠則不妄。思此所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蓋必有存乎先立之先者矣。

仁義忠信三句。○仁義忠信性也。樂善不倦情也。性情皆命。



於天。天如朝廷。命如誥勅。而人得之。為官守。毀情滅性。以欺天。曠職之臣也。存心養性。以事天。匪懈之節也。汨五行。而震怒。殛死。廢黜之條也。有一德而簡在帝心。選建之典也。士希賢。賢希聖。成章後達。尊卑有階也。見而知。聞而知。世篤忠貞。後先濟美也。非性非反。久假而非其有焉。竊位陰據之流也。全受全歸。存順而沒亦寧焉。六十致仕之義也。天爵之說。奇而確矣。

命聞廣譽二句。○令字承仁義來。廣字承飽字來。身字承貴於己者。己字來。施非自人而施於我也。乃自我身上。洋溢發見出來。所謂積厚而流光也。須將聞譽為吾身所自有。

意寫出良貴道理來。方得題旨。看孔孟終身匹夫。雖大德難得祿位矣。然到底可法可傳。何嘗不必得其名乎。以此知文繡之貴操諸人。聞譽之貴操諸己。於身字人之字。確有對針。否則願文繡者求利。願聞譽者求名。名利兩路。總向人手中討生活耳。孰良孰不良哉。

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有友人偶論此章曰。孟子至是亦窮於髮矣。予曰。孟子固非窮於髮。亦豈徒以罵髮哉。之所字。何等含蓄也。字何等蘊藉玩一固字。須知君子原是難認的。朱註用意忠厚四字。最道得親切有味。忠臣去國不潔其名。樂毅猶知此義。而况孟子乎。孟子曰。久於齊。



非我志也。去齊之心已非一日。及觀尹士章曰。王庶幾改之。註云必指一事而言。然不可考矣。後又云諫於其君而。不受想必是一言半語不合。遂便借端走了。其實是無關緊要的事。而醉翁之意亦不在酒也。此處打雷。雨點却落到天外。故此一去不明不暗。與泰伯之而又泯其迹焉。同一深心。正所謂欲以微罪行而不欲顯其君相之失也。原自不要旁人識破得。所以吞吞吐吐。不忍明言。祇爲髡再三窮詰。不得已就孔子分上。提出不用二字。乃爲自己道不行。稍作影身耳。髡於此其亦可以識君子矣。因思前人有論出妻一條云。或謂烝梨叱狗。妻皆可去。何嘗亦待有

應出義絕之狀耶。曰否。此古人忠厚之道也。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而况妻乎。吁。此亦腠肉不至之微意也夫。

好善優於天下。○善字與強慮聞識有別。強慮聞識才也。而善則以理言也。魏盧毓論選。皆先性行而後言才。謂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苟稱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人皆服其言。吾何以易之哉。試觀王介甫以振古之豪傑。何嘗無才。然強也而堅僻執拗矣。智慮也而新法喜事矣。多聞識也而附會周禮矣。厲色待程子。則訕訕矣。歐陽脩。呂誨。范鎮。皆致仕。富弼引疾。司馬光求散地。則士止於千里之外矣。鄧綰以附和得館職。笑罵



由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將以治天下適以亂天下朱子曰特以其未能知道而其學不純故設心造事流入於邪而又自以爲是此其所以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蓋雖才過益成要亦未聞君子之大道耳善者何卽大學之所云至善也好善者何卽中庸之所謂好問用中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精則權知輕重度知長短不至恃才而妄作矣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一則普物無心順事無情不以多才而紛更矣此其所以優於天下也要實從爲政上發揮出好善本領來方見喜而不寐之故下文告之以善節只在好善

之下優於天下之上耳優字自有正而在蓋好善者必擇善而固執之斯九經可舉而爲政不難矣知明處當要有如許大經濟耳勿輕輕當虛冒語看過

盡其心者○四字冒全節須頓住看蓋知性知天總以完此四字耳大哉心乎囊括衆有包羅萬象浩浩乎橫無際涯矣乃內有所虧外有所窒是心之體無窮而我自限之心之用無方而我自域之也若夫方寸之中天空海闊神明之地肆達旁通渾全其含宏光大之初量而無一分欠缺處無一毫滯礙處是之謂盡其心者

心性是一圖說



心性

心虛而性實。性即心所具之理也。心如包子。性則其中物料也。故曰心者性之郭郭。又曰心統性情。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誠由知愛知敬之良而益窮之。不使吾心之所。以應萬事者。少有遮掩。明乎一理。心中便具有一理。明乎萬理。心中便具有萬理。性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即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心性知是三是一圖說

心覺知性

註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應事之理。即性也。而神明。即知也。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離心言性。性在何處。離性言心。心有何物。離心言知。知從何生。離知言心。心又何用。以心之知。知心之性。性無一處模糊。則心無一處滲漏。知無一處障蔽。則心無一處沾滯矣。故曰盡也。

知其性則知天矣。○天以公共道理。言性以各人所得之一。



分言性皆是關切身字的道理。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乃人之所以爲人耳。天字中便有不甚關切於人的了。天地之高深。鬼神之變化。鳥獸草木之煩賾。皆是也。性與天自不得混作一個。然其實非有二理也。溯太極於先天。其大德之敦。卽吾性未發之中也。觀文理於後天。其小德之流。卽吾性中節之和也。則字何等直截矣。字何等爽快。知性與知天。寧有兩候哉。故曰予一以貫之。苟天有未知。必性有未徹。而何足以言盡心乎。

存其心節。○心是活物。最易走作。故須存。然非如釋氏之淪其心於虛無也。又非如告子之強制其心而勿求也。行第

一步。心便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便在第二步上。故曰主一無適。又曰心常在腔子裏。心還就神明之舍。說知覺意。居多。性乃指理而言也。天者理而已矣。事天者。事事以理爲主。而奉若不違。工夫全在養性上。養謂順而不害。順字與害字對看。非無工夫也。率性而行。以利爲本。而不以私意鑿其天。正所謂致和以行天下之達道也。因四端之發見。擴而充之。以遂其浩然泉達之機。此中大有事在。至所謂操而不舍者。特以收其放心。好爲養性計耳。不敬以直內。安能義以方外耶。

殀壽不貳節。○不貳。承知天來。天以理爲主。而不能離乎氣



數氣數參差。容有不可以理斷者。此事最易惑人。而殀壽更甚。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尤與尋常之窮達得失不同。子淵之天盜跖之壽。此理當作何解耶。數上若有一分猜疑。理上定有一分搖亂。不貳者。不以數雜理。而以理定數。孰正孰變。實從自己身上體認出來。既卓然有真見。斯確然有定守。脩身以俟。則事天以終身矣。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吾得正而斃焉。可耳。下章之盡其道而順受。正謂此也。惟不信數而信理。斯能全受而全歸。夫而後心性之理。命之於天者。乃以成立於己。而自強不息矣。中庸言知仁而要之以勇。此物此志也夫。

萬物皆備於我矣章。○此章是求在我者也。註脚在我不是空空一我。乃是萬物皆備之我。中庸云。誠者天之道。正蒙云。仁體事而無不在此之謂也。玩一矣字。大聲疾呼。正為在我者。確指下落。反身而誠。不待求而自在我者也。樂莫大焉。無入而不自得。其在我也。強恕而行。在我者或不在我而求在我者也。求仁莫近焉。祇以還其在我者而已。上一焉字。水到渠成。下一焉字。手到擒來。正所謂求則得之。是求有益於得也。云爾。

反身而誠。兩節顛倒作對圖說。

誠

樂



強  
仁

誠仁一理。人皆知之。樂字人多空說。心廣體胖。句中無眼。便成閑文矣。觀註云。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可見樂與強字對針。應就上講樂。所謂安而行之也。所謂樂則惡可已。不知足之蹈之舞之也。強則未得此中之樂。而先難後獲。所謂勉強而行之也。然千生萬熟。漸至於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之候。茲苦也。茲其所以為樂也。歟。強恕而行。工夫實際。在行字上。行非行恕。乃行此皆備之理也。不行如何能備。轉關妙用在恕字上。將心比心。兩下

強証出理路來。乃可着力行去也。不恕如何能行。精神振。陡在強字上下得十分狠。忍得百分痛。乃能推倒人已界。牆索性順正道行去。所謂果確則無難也。不強如何能恕。而行。註云。凡事勉強。凡事指萬物言。又云。行之以恕。恕字指皆備之理言。而以恕之一字為行之要着。蓋強恕而行。皆備之理也。若倒說成強而行。恕理非不可通。然却忘萬物皆備之脉矣。

皞皞如也。問廣大自得之解。曰。伯民生酷烈之世。些須得點恩惠。便歡喜之極。所謂井底之蛙。未見多天耳。若王民日被在上之隆恩。却自不識不知。這便是他心胷開廓。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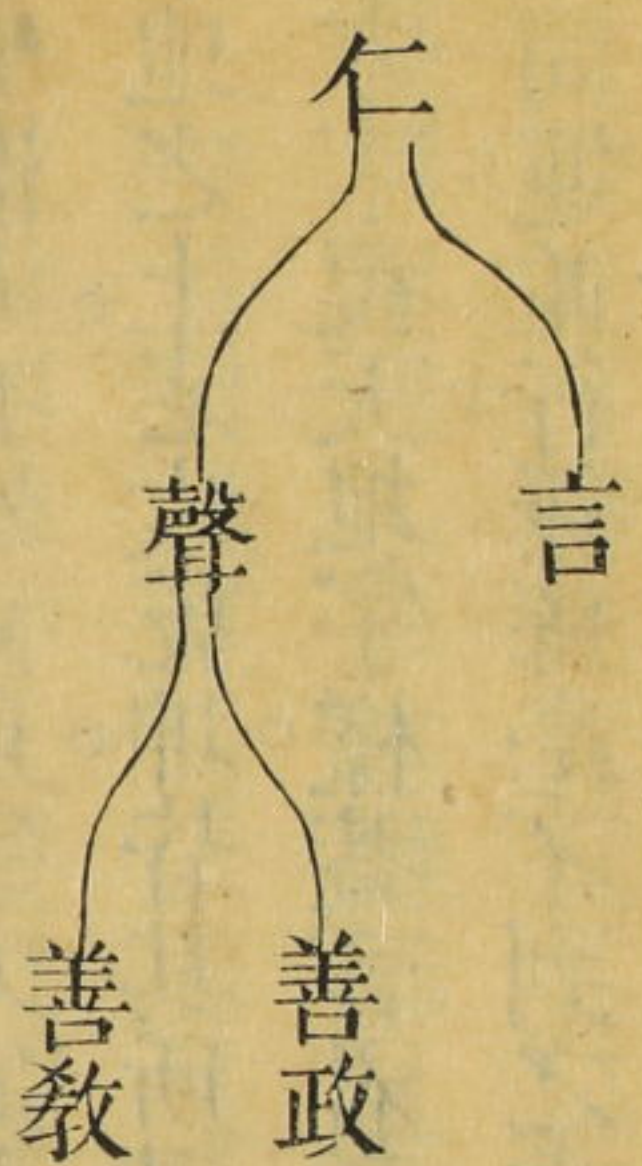
四書圖說  
孔寬展處。故曰廣大之貌也。且伯民在塗炭已久。忽然蒙恩。便覺驚喜過望。不免有張皇之象。一似夢想不到者。然若王民屢被殊恩。却只當家常淡飯吃過。一像是我生來就是如此。有甚稀奇處。其曰自得云者。蓋自得。其爲我而已。覺無與他人事也。觀師冕見一章。階席某某之告。直將他一雙瞽目。撥見青天。真是造化在手矣。然經夫子說來。相師之道。原自如此。要只以師待師。而師亦適還其爲師焉耳。因物付物之妙。誠有令人相忘於固然者。王民自得之貌。可想見矣。

夫君子所過者化。節○政教之施及處。便是意念之貫注處。過與存無二物也。人之不應僉志處。便是事之妙運不測處。化與神無二時也。總指業上說。註中德字。乃是推上一層耳。曰化曰神。純是元氣渾然。周通無間。所謂流也。與補塞罅漏者有別。兩所字。尤宜着眼。所之爲言區處也。天下地之上。老大乾坤。皆其所過所存之處也。上下字屬君子。方不復天地字樣。蓋言君子之化神處。徹上徹下。與天地同運並行。無絲毫不到之處也。嗚呼大矣。豈同小可哉。若伯者補偏救敝。未見化神流行之妙。而器小見識。則所過所存者隘矣。其能自上下上。自上下下。而極於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乎。須從化神內。看出流來與補字對針。再從



四書圖說  
兩所字看出上下與天地同來與小字對針參贊腐語何處安身

言聲政教拖卸圖說



仁言亦能入人。但未見政教實際耳。故不如仁聲。仁聲所由來。有自善政來者。有自善教來者。政教皆以行仁。故曰善也。天然拖卸。非同強扭。

無爲其所不爲節。問如此而已矣之解。曰須着眼兩其字。不爲不欲。義之端也。此心本其所固有。特怕一轉念間。反失初心耳。能反其初心。卽此便是義。無煩他求也。故曰如此而已矣。問註擴充意。須補否。曰擴充是正義。非補筆也。須着眼兩無字。兩所字。所之爲言區處也。凡所不當爲。皆其本心所不爲也。凡所不當欲。皆其本心所不欲也。所字欸項種種多端。無字亦與不字不同。凡其所不爲。無復有爲之者。凡其所不欲。無復有欲之者。非僅一時一事之。不爲不欲。而猶有爲之欲之者也。此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實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有安社稷臣者二節。○安社稷之臣。三代下不乏其人。如狄仁傑反周爲唐。郭子儀克復二京。霍光受圖擁昭立宣。岳飛破虜。幾還兩宮。尤其較著者也。若云天民則鮮矣。孔明其庶幾乎。向使昭烈不垂三顧之勤。則將枯死巖穴已耳。及其一起。則聲大義于天下。而興衰繼絕。功業彪炳。蘇子所以稱爲三代之佐也。出處之正。固綱目所深許矣。有大人者二句。○此第一等人品。惟周公可以當之。管蔡流言。王亦疑公。公乃避位居東。及天動威彰。德王感風雷之變。開金縢。見請代武王之事。乃泣迎公歸。是德盛而上化之也。越裳氏重三譯而獻白雉。公辭之曰。德澤不加。君子

不享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謂中國有聖人焉。故來朝耳。是德盛而下化之也。制禮作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非所謂天下文明者乎。睟然見於面。○黃廷堅曰。撲去面上三斗俗塵。謂其晦而不清也。易曰。壯于頄。有凶。謂其忿而不和也。戰國策曰。蘇秦面目黧黑。狀有愧色。謂其枯槁而不潤澤也。項羽無面目。見江東父老。總因心性上有大缺陷耳。韓退之雜說有云。人有顏如渥丹者。其貌則人。而心則禽獸。亦不得自託於睟然也。若令色鮮仁之徒。則莊子所云。醜婦人捧心效顰矣。



益於背○背之爲物也取諸艮。益之爲象也取諸豐。困延年報廢昌邑王。楊敞汗出洽背。驚之也。霍將軍驂乘謁廟。宣帝若有芒刺在背。畏之也。司馬遷每念官刑之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羞之也。詩刺衛宣公曰。籩餘不鮮。又曰。得此戚施。擬之以龜。胷背笑其俯仰有愧也。孟子曰。失肩背而不知。則爲狼疾人。譏其養小害大也。易曰。咸其脢。无悔。脢爲背肉。雖無私係。不能感物。故象曰。志未得也。是猶耽空守寂。不免爲偏枯寂寞人耳。若茲之益也。雖在心上。而相背實由根心。而生色矣。詩有之。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豐厚盈溢。其若斯乎。大行何加。堪比周公之背樓。窮居何損。

足效孔子之林背矣。

孔子登東山章○開口提起孔子。十分鄭重。正韓子所云。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者。蓋孟子願學孔子。素志也。知言養氣。已成章矣。但有些英氣。一間未達耳。

登山觀海興遊聖門圖說

登山

遊聖人之門

觀海

朱子謂上三句。興下一句。則登山觀海。皆遊聖門的影子。蓋孟子以見知自任之意也。註所處所見。總指遊聖門者。



說孔子在魯國則高乎魯國。猶魯之有東山也。在天下則高乎天下。猶天下之有泰山也。囊括衆有。包羅萬象。猶海爲百谷之王也。但人無志於學聖。則所處者卑。所見亦隘。而乃爲浮言所淆亂矣。若孟子去聖世未遠。近聖居又甚。遊其門而登其堂。是卽登東山登泰山之說也。魯國諸賢如游夏得聖一體。顏閔具體而微。丑舉以問所安。而孟子曰姑舍是。是卽小魯之說也。及問伊尹於孔子。班否。則應之以生民未有。而以賢於堯舜。高於百王。拔出羣聖之類。萃者証之。是卽小天下之說也。孰登山孰小之。皆自遊聖人之門者登之小之也。惟其所處者高。故其所見者大。難

爲水難爲言。猶是小魯小天下之意也。鄭僑齊嬰皆稱能言。不過潢汙行潦已耳。未能放乎四海也。宰我子貢列在言語之科。不過分聖人之一派耳。依然朝宗於海也。至若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自遊聖門者觀之。直洪水橫流。不由地中行耳。又將疏濬決排。以注之於海矣。難爲言三字中。便有放淫辭息邪說。以閑先聖之道的本領在。蓋于山見泰岱之高于水。見渤海之深于聖人見孔子之大也。嗚呼至矣。

觀瀾有明分知行言本圖說

以行言如水之有源



本

以知言如日月有明

韓子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苟徒泛然求之。不免汗漫而無所歸宿。故又指其本而諭言之。觀水有術。二句。卽曾子章之一貫。所謂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也。日月有明。二句。卽子貢章之一貫。所謂一理森然而萬象畢照者也。其淵其天。此之謂也。然不爲曾子之隨事力行。不爲子貢之多學而識。而遽求聖人一貫之道。志雖可嘉。而下學不力。其何以爲上達之基哉。成章後達分承上兩節圖說。

登山觀海

成章 達

觀瀾有明

註云。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卽由善信而充實光輝也。這便是下學盡頭處。所以足乎聖道之大也。達則通於聖道之本矣。本不可以易達。故先從大處着手。先博後約。故曰漸也。子貢之所以嘆文章易聞。而性天難聞也。

掘井九仞三句。○未至九仞而及泉。可謂非井乎。及泉而不必九仞。定須掘諸九仞下乎。掘井九仞。非以譬身分之淺深。乃以譬工夫之多少也。其所以工夫有多少者。一是氣



質有清濁。如中庸所云。人一人十。已百已千者是也。一是時勢有難易。如孟子所云。文王百年繼世。王齊事半功倍者是也。蓋言有爲者。工夫無論多少。只須要其成耳。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惟字然後字。口氣非言形之難踐。乃言性之當盡耳。聖人者能盡其性之人也。盡明聰之性。纔踐耳目之形。盡恭敬之性。纔踐手足之形。否則五官百骸。總成空殼矣。不枉受此人形乎。蓋以責成學者。勿徒高抬聖人也。

道則高矣美矣。章○孟子曰。教亦多術矣。灑掃應對小學之法。格致誠正大學之方。種種科條。曲折煩碎。聖賢將此一定課程。納門弟子於規矩矧矧。窮年不見有出頭日子。至若何謂仁。何謂命。則其所罕言也。何謂性。何謂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一若君子故意紆其途。遲其候。使人不能速成者。然故丑疑之。使可幾及。而日孳孳者。蓋欲孟子指個簡便捷法。將那一點巧妙。竅處。爽爽利利。打破後壁。向人說個明白。庶幾學者脫却多少繩索。吃個一氣饅頭。合他一了百了。靈利這件事耳。大意只是要孟子發焉而已矣。引而不發一語。乃通章吃緊處。蓋得之之妙。難以言傳。而學之之法。可以依據。有能耐得心煩的。循規蹈矩。跟我來。我祇是不難不易的教法。立在此處。其不爲拙學而變法。



者正所以爲拙學也。舍却下學永無上達引子矣。頓悟之說豈吾儒所宜言哉。登高自卑終須躍如也。

伯夷柳下惠是也。○上句本爲此句發端此句非爲上句作証是也是字與非聖人而能若是乎非字一正一反呼應緊切蓋特地以聖人許二子也。自古無以聖人許二子者許之自孟子始。此章乃其看語也是也三字須靠實發揮說他的廉立敦寬已到至處的真是聖人了也字斷得斬截故字方接得有力奮乎以下一唱三嘆末更想到親炙看是何等神往。

仁也者人也節○孔子之時人皆知尊仁故罕言之而但告

以人道之當然使得循流以溯源也。孟子之時人不知仁爲固有之良蓋自告子曰生之謂性而徒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爲人則不識天命謂性之理。又寧識率性謂道之旨耶。人而不人則亦道非其道矣。此章仁也者三字鄭重頓讀特爲天下指示人道之大原耳。人也道也兩也字連讀總承仁字來人之所以爲人者在此道之所以爲道者亦卽在此也。合而言之者合仁於人而言之仍重在仁上。正爲言道者將仁看在外人不知有仁乃以流入邪道耳。

高子曰禹之聲章○問追蠡誠不足以知樂然禹文之聲究



竟高下如何。曰樂以象功。昭德而已矣。禹貢曰。聲教訖於四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則以功而言。禹之聲尚文之聲也。程明道曰。文之德似堯舜。禹之德似湯武。朱子曰。非學臻聖域者。不能如此論斷。則以德而言。文之聲尚禹之聲也。孟子誦讀論世。其胷中低昂。未知若何。某不過想當然耳。然季札見舞象箛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則禹尙文聲。分數較多。故先詰之以何以次。責之以奚足。而究不斥其尙之之非也。

仁之於父子也。六句。○父子五句。須各分上中下三等看。乃見命字中品級各別。以父子言。如舜盡事親之道。固爲大

孝矣。若衛之世子申生。無所逃而待烹。西銘取其恭也。植弓載其言。謂天下無無父之國。又囑其傅狐突。以出圖吾君一字一淚。不忘君國。自是在仁孝一邊的。然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君以姑息。而陷父於不義。胡文定猶有譏焉。謂其於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至於殺之。則不可得之理。尙有欠耳。下及楊廣之弑父自立。則父子之恩絕矣。以君臣言。如伊尹之相太甲。公天下以爲心矣。若霍光受漢武遺詔。擁昭立宣。真不負先帝之託。然其妻顯弑皇后。許氏光知之而不能討賊。是與聞乎弑也。雖可以託孤寄命。而大節不奪之誼安在乎。下及



四書圖說  
三  
莽操之弑君篡國。欺漢家孤兒寡婦以取之。則君臣之分壞矣。以賓主言。如舜尙見帝。館甥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後舉而加諸上位。至矣。蔑以加矣。若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若不失賓主之歡。然終於此而已矣。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到底是半上落下一等人。至若衛靈公與孔子遊於苑囿。仰視蜚鴻。色不屬於孔子。乃因禮貌衰而去之。則賓主之好失矣。以賢者言。如舜爲天下得人。固稱大知矣。如晏平仲贖越石父。薦其御爲大夫。若有知人之明。乃景公欲用孔子。嬰以爲當年不能究其禮。累世不能殫其學。是徒知孔子之道太莫。

能容而於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期月三年之效。有所不識。終是他的聰明。不能佔到聖人十成處。至若曹節王甫之流。以朋黨捕殺東漢名士。則蔽賢之罪大矣。以聖人之於天道言。或生而知之。安而行之。所謂堯舜性之是也。或學而知之。利而行之。如禹之入聖域而未優是也。若所云湯武反之者。想亦在困知勉行之列乎。此皆關乎氣稟者也。然必兼氣數說。而命字之義始全。則際遇又有幸有不幸矣。以父子言。父作子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若舜之遇瞽瞍。日夜以殺子爲事。則所遭不亦難乎。以君臣言。堯舜之爲君。禹臯之爲臣。拜手颺言。能無喜起乎。若文王遇紂而



幾死於羑里之囚。可不謂變乎。以賓主言。有周盛時。鼓瑟承筐。鹿鳴以樂嘉賓。伐木嚶鳴。肥牡以燕朋友。此正雅也。世衰而變雅作焉。民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郵。聽行野蔽。樛之歌。主人何慢客至是哉。以賢者言。舜之選衆舉臯湯。之選衆舉尹。皆無不稱其職之憂。此知人善任使之常也。若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實不知其將畔而使之也。兄弟之間。其才可用。寧忍逆探其惡哉。以聖人之於天道言。揖讓征誅。世運不無升降。雖曰順天應人。其義一也。然湯自謂有慚德。恐後世以爲口實焉。蓋時至事起。不得已而爲之。是亦聖人之不幸也。夫故曰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三句。○問仁義二句。前單指臣子言。何獨遺君父耶。曰如唐明皇一日殺三子。漢高祖輕士。嫚罵凌辱大臣。非有歉於君父之道耶。較文王之爲父。止慈而敬。大臣體羣臣者。迴不侔矣。若石碯之以厚爲子。弑君篡國。不得不使羊肩泣殺。何如文王之以武王爲子耶。若堯之以鯀爲臣。方命圯族。又安得視猶手足。而待之如四岳五臣耶。此則其變也。又問賓主兩邊。亦當分貼。清析曰。楚王不爲穆生設禮。主無禮於賓矣。齊閔王將入鄒魯。責以諸侯待天子之禮。賓無禮於主矣。豈若鄉飲酒禮。所云主人迎賓於門外。三揖致讓。揚觶致潔者耶。至若楚伯王鴻門



四書圖說  
之燕項莊舞劍欲擊沛公則賓遭其變也楚令尹圍以兵  
逆女將借親迎以爲襲鄭之計則主遭其變也是又欲從  
容行禮而不可得矣

孔子在陳章結穴庶民圖說

思狂獩

反經則庶民興

惡鄉原

思狂獩惡鄉原自是孔子心事然鄉原亂德衆皆悅之久  
矣一二狂獩嚶嚶踽踽涼涼先不利於衆口其又何濟於  
事耶吃緊本領全在反經上經卽堯舜之道而孔子之所

謂中也反之而正庶民以興人人進取古人則人人皆狂  
也人人不屑不潔則人人皆獩也是非定而疑似明雖有  
鄉原何足以亂之故通章結穴應在庶民也



四書圖說下孟章句終



